

青少年中国古典文学精读·
讽刺谴责卷

歧路灯

上

原著 (清)李绿园
缩编 李琦

山东文艺出版社

56

李538-7. 44.56
LLY

歧 路 灯

(上)

〔清〕 李绿园 著

策 划	宇宙风工作室
主 编	李淑捷
副主编	博 夫 马嫦娥
编 委	博 夫 李淑捷
	杨 光 李 琦
	梁乃茹 马嫦娥
	铁 周 李志斌
	吴献良 张亚琴

(排名不分先后)

山东文艺出版社

策 划 禅苑工作室
主 编 李淑捷
副主编 博 夫 马嫦娥
编 委 (排名不分先后)

博 夫 李淑捷 李 琦 杨 光
梁乃茹 马嫦娥 铁 周 李志斌
吴献良 张亚琴

青少年中国古典文学精读·讽刺遣责卷

歧 路 灯

原著 (清)李绿园 缩编 李 琦

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中国地质科学院562印刷厂印刷

*

787×1092毫米 32开本 30印张 650千字

1996年5月第1版 1996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8000册

ISBN 7-5329-1342-2

I·1180 定价:38.00元(全十册)

目 录

第 一 回	延师教子	(1)
第 二 回	保举贤良	(9)
第 三 回	病榻嘱儿	(19)
第 四 回	尼庵缔盟	(26)
第 五 回	夜半哭灵	(34)
第 六 回	炫色攫利	(43)
第 七 回	慧娘匡夫	(52)
第 八 回	重陷圈套	(60)
第 九 回	法堂闻诫	(69)
第 十 回	新郎招辱	(77)
第十一回	忠仆效主	(85)
第十二回	书生投缢	(94)
第十三回	谭宅开赌	(102)
第十四回	恩师惠赠	(112)
第十五回	倒运烧丹	(120)
第十六回	王氏悔悟	(128)
第十七回	回归正路	(137)

第十八回	父子入泮	(145)
第十九回	京师肄业	(154)
第二十回	家道复兴	(162)

第一回 延师教子

先祖培植根底深，一朝覆败如倾盆。

聪明子弟应自慎，择友莫交浮薄人。

这首小诗，有感而作，说的是一个极有根底人家，祖、父都是老成典型，家教严密齐备，偏是生了一个极聪明子弟，不能遵守父训，结交一干匪类，误入歧途，弄的家破人亡。后来多亏本族人指引，也亏他良心未泯，改志换骨，才回到正路。这事可与子弟们引以为鉴。

你道这事出于何时何处？原来出于明代河南开封府内。开封府祥符县萧墙街，有个姓谭的人家，祖上原是江南丹徒人。宣德年间有个进士，叫谭永言，在河南灵宝县做官，后来寄籍开封祥符。至谭诵一代，生子名唤谭忠弼，表字孝移。忠弼以上四世，皆书香相继，名列乡宦。这谭孝移，十八岁入学，二十一岁为廪生，三十一岁选拔贡生。为人端方正直，忠厚和平。相处的几个朋友，一个名叫娄昭，字潜斋；一个名叫孔述经，字耘轩；一个名叫程希明，字嵩淑；一个名叫张维城，字类村，都是祥符优等秀才，是些极正经有学问的朋友。

这谭孝移，继室是王秀才女儿。这王氏到了四十岁上，才生得一子，乳名叫端福儿，夫妇甚是珍爱。七岁上，父亲口授《论语》、《孝经》，已大半成诵。谭孝移从丹徒祖籍修定家谱回来之后，即着手延师教子。一日，吩咐家人王中，将几位朋友请到舍下。不多一时，几位客人已到，至碧草轩上，宾主叙礼坐

下。酒至半酣，孝移一事上心，滿斟一杯酒兒，放在姜潛齋面前，說道：“我將有一事懇請，預先奉敬一杯。”潛齋道：“有何吩咐，乞明賜教。”孝移道：“今日說明，顯得弟有不恭，待改日到府上面稟。”孔耘軒道：“你我皆至交，明言何妨？”孝移道：“但求潛老后日在家少等，我并懇請耘軒兄同往。”潛齋道：“須是弟之所能方可，萬勿強以所難。”孝移道：“不是難事，只怕潛老不肯。”程嵩淑酒興正濃，高聲大笑道：“眾秀才休要客套，多吃譚兄几杯酒罷。譚兄總不會叫姜兄上天摸雷。”孝移亦笑道：“正是的。”又叫斟酒，說了许多閑話，真是酒逢知己，千杯不多。直到日沉西隅，大家起席，賓主相拱而別。

过了兩日，正是前日所訂之期。孝移吩咐王中，叫車夫宋祿套上車，直至文昌巷孔宅，下車，進入大門。也耘軒整衣出來相迎，到書房叙禮畢，孝移道：“前日相訂，蒙兄承光，如今要上潛齋家去，并邀同往。乞登車同去，如何？”耘軒道：“到底是什么事求他？你可先叫我知道才是。”孝移道：“我的意思，為小兒作想，已七八歲了，早就該上學，因內子一向溺愛，耽擱了一年。我想姜潛齋為人，端方正直，學問淵博，足做幼學楷模。小兒拜這個師父，不說讀書，只學他為人，便是一生根腳。前日我所以不便啟齒者，沒有在我家請先生之理。今日邀大兄同往，替我從旁說服潛齋為好。”耘軒道：“怪道，我說你前日半吞不吐，原來如此鄭重。如今將茶吃完，即便同往。”

二人茶畢，出門登車。馬兒放慢腳步，二人在車上閑話。耘軒點頭道：“長兄這件事，令人敬服。”孝移道：“為了延師，人家之常，何言敬服？”耘軒道：“如今宦家財主，兒子到七八歲上，也知請個先生，半通不通的，專一奉承主公，信慣學生。最要緊的是，叫兒子從小學個榜樣，立個根底。潛齋正配，長兄此舉，

端的不错。”孝移道：“我尝闻前辈说，做小儿的启蒙教师，先要博雅，博雅之人，必无浅俗轻佻。”耘轩道：“是，是。”

说话间，已到了娄潜斋门口。门前有个书房，正房三间，墙角有一单门。耘轩道：“我们且到他书房里。”只见书房里高声朗诵，一家童道：“客来！”二人已进入书房门内，那读书学生，下位相迎，望上一揖，让二位坐下。耘轩便问那学生道：“还认得我们么？”学生道：“去年，二位老伯在这里，我爹已对小侄说过，小侄时常记得。”孝移道：“今年几岁了？”学生道：“九岁。”孝移见他品貌端正，言语清晰，不觉十分称赞。耘轩道：“尊翁先生在家么？”那学生道：“刚才李公祠请去写匾，临行时说，今日有客到，即去告诉。”言未毕，家童奉茶，学生亲自献与二位。孝移喜之不尽。只见那学生叫家童去李公祠告诉客到，孝移道：“不必。我们即到李公祠去瞧尊先生去，并看看写的匾。”吃完茶起身，学生出门相送，并叫家童引路。一路上，二人喜的了不得，不住说：“有其父必有其子。”

转过大门，离北门不远，径向李公祠来。只见李公祠翻修一新，庙祝出门相迎。娄潜斋不料二人至此，亦喜不自胜。引二人看了李公祠，又看了刚才写好的一面大匾，字迹古劲朴老，墨犹未干，二人赞叹一番。三人吃完茶，向庙祝作别而归，径至娄宅门前，只见那学生已在门前恭候。

娄潜斋将客让至北院客房，一揖而坐。潜斋道：“昨日席上说的话，究竟何事？弟自揣一无所长，有何效力之处？”孔耘轩道：“开门见山为好，谭兄之意，为世兄读书之事，烦潜老费心照管哩。”潜斋道：“如何照管之处，乞望明说。”孝移道：“小儿交春就八岁了，尚未上学，想请长兄在舍下设帐。前日若骤然说明，显得弟请师之意不恭。今日特到府上亲请，倘蒙不弃，弟

亦幸甚。”潜斋道：“此事却难从命，见爱之意弟也不肯自外。但家兄比弟长二十岁，今年整六十了，相依已惯，我若到府上去，家兄必不肯的。”耘轩道：“兄弟友爱之情，十分难得。但同在一城之内，一朝半夕不见，亦无大妨碍，潜老不必过执。”潜斋道：“家兄的性情，去年我有事外出，五天不见，家兄就几夜睡不着。”这谭孝移平日景仰娄潜斋为人端方，及见了娄家那学生，安祥恭敬，就动了请他父子同往的念头，只是一时不便说出。少顷，只见家童摆上饭来。潜斋吩咐家童道：“请两位相公陪客。”家童道：“大相公往乡里料理佃户房子去了，二相公就来。”须臾那学生到了，在桌角坐。潜斋道：“你们吃饭不曾？”学生道：“我娘与我嫂子已安排吃完。”娄潜斋道：“家兄只好料理庄农，如今老了，也闲不住，还料理园子种菜吃。舍侄质性不敏，家兄只教他乡里看庄稼。愚父子都是家里吃闲饭的人。”耘轩道：“士庶之家，皆耕读相兼，岂可偏废。”又说些闲话，饭已吃完，都在厅前吃茶。孝移是心上有事的人，暗想道：“娄兄如此人品，如此家风，就是移家相就亦可；他如坚执不去，我便送学生到此，供给读书。”又担心妻子溺爱，又想自己也离不开这儿子，最好请他令兄出来，劝他令兄放潜斋出门，就最好不过了。

迟了一会，只见出来一个老者，是个庄农朴实模样，童面银须，向客人行了礼，坐下。知道二客来意，便道：“二位请他教学，这事不行。我老了，他是我亲手抚养的兄弟，我离不得他。况我家衣食颇能自给，也不肯出门谋生。”又问：“二位高姓？”孔耘轩道：“弟姓孔，在文昌巷内住。这位请令弟的，姓谭，在萧墙街住。”只见那老者把脸一仰，想了想，说道：“兄是灵宝老爷的后人么？”因谭孝移先祖做过河南灵宝知县，颇有政声，当地

都称灵宝公，因此潜斋家兄如此说话。孝移道得一声“是”。又问：“当年府学秀才，人品极好，耳后有一片朱砂记者，是谭哥什么人？”孝移道：“是先父。”那老者扫地一揖道：“恩人！恩人！我不说，谭哥也不知道。我当初在萧墙街开了一个小调料铺子，府上常买我的东西，我那时正年轻哩。一日往府上借家伙请客，那老伯正在客厅里，让我坐下，那老人家便婉婉转转的劝了我一场话。我虽年轻，却不是很蠢的人。后来遵着那老人的话，遂收拾了那生意。乡里有顷把薄地，勤勤俭俭，今日孩子们都有饭吃，供给舍弟读书，如今也算得读书人家。亏是当日老伯那几句话，我一家才有今日。”孔耘轩接口道：“当日大兄领谭老伯的教，今是他家请令弟教书，大兄却怎的不教去了？”老者道：“舍弟先只说有人请他教学，并不曾言及二位姓名。我也只为这侄子小，恐怕人家子弟引诱坏了，不如只教他父子在家里。若是谭哥这样正经人家，我如何不教去哩。”谭孝移道：“弟之相请，原是连令侄都请去的。”老者道：“一发更好，我是一个极有主意，极爽快的人，只要明春择吉上学。我虽与兄弟亲，难道正经事不叫他干，终日守着我不成？”一阵快话，大家高兴。谭孝移便叫王中拿过帖子来，只见上面写着：“谨具束金四十两，节礼八两，奉申聘敬。”下边写着“谭孝移拜请”字样，放在桌面，低下头去便拜。潜斋那里肯受，连忙还了礼。又拜谢了潜斋令兄，并谢了孔耘轩。少坐一会，拜别起身，潜斋兄弟将谭、孔二人送出大门。正是：欲为娇儿成立计，费尽延师择友心。

不觉过了腊月，又值新正。谭孝移择了正月初十入学，王氏一定叫过了灯节，改成十八日入学。孝移备下酒席，请孔耘轩陪席。孝移早饭后，仍叫宋禄套车，自己坐在车上，王中拿

帖，去请娄潜斋父子。不多一时请到，命端福儿叩了拜师之礼，取学名叫绍闻。娄潜斋之子名娄朴，亦随来就学。这娄朴、谭绍闻，二人一见如故，一日所读之书，比平时三日还多。

原来祥符宋门外有个吹台，始于师旷，后来汉代梁孝王重修，唐朝诗人李白、杜甫、高适曾游咏其上，所以名扬天下。台上供祀的是夏禹，因都顺口叫做禹王台。每年三月三日有个大会，饭馆酒棚，何止数百。城里乡间，王孙公子，农父野老，都来赶会。就是妇女，也有几百车儿，真是热闹非常。王氏向谭孝移说道：“这吹台三月三大会，叫孩子跑跑去。读了两个月书了，走散走散，再读书如何？”孝移道：“小孩子赶会，有什么好处，不去罢。”王氏道：“这个说不好，那个说不好，如何会有那么多人？我当初在家做闺女时，我爹爹性儿最是严谨，到这三月三，也还叫我娘引我去赶会哩。”谭孝移不觉笑道：“妇女上会，也不算他外公什么好家法，你不说也罢。”王氏道：“偏你家是有家法人家！我见那巡抚、布政使、按察使大老爷们，这一天也去赶会哩。”孝移笑道：“大人们去，或者是有别的事，遣官行香。”王氏道：“行香？为什么初一日不去，偏偏的趁这日热闹才去？依我说，到那日你跟先生也去游游，两个孩子跟着你两个，叫宋禄套上车同去，有啥事哩！书也不是这般死读的。你不信，你跟先生商量。”谭孝移道：“我在会上，从来没见过有一个正经读书的人，也没有正经有家教的子弟去赶会。不过是些游手赌徒、屠户、酒鬼，并一班不肖子弟，在会上胡轰。所以不想叫孩子们去。”王氏道：“你不赶会，你怎么见了这光景？”孝移道：“是我幼年，曾走了一遭。”王氏道：“你赶会是幼年，端福儿如今七八十岁么？你跟先生商量，先生说不去便罢。你不信我说，娄先生一定是去的，人家比不得你，芝麻大一个胆儿，动不

动说什么坏了家教。”孝移道：“少时我到园中与先生计议。”

到了午后，孝移走到园中，见了娄潜斋，同到碧草轩上说些闲话。因想起王氏之言，便道：“明日三月三，我们引两个学生，向吹台上走走罢？”这潜斋品行甚是端方，性情却不迂腐，便说道：“只要天气好，就去走走。”孝移不料潜斋肯去，因想起王氏“先生一定肯去”之言，不觉笑起来。潜斋见孝移光景，便道：“孝老何故发笑？孝移见两个学生在旁，遂同到厢房，方大笑道：“今日潜老乃不出贱荆所料。”潜斋问其缘故，孝多便把王氏之言，笑述一遍。潜斋也大笑道：“非是我不出嫂夫人所料，是你所见太拘。若说两个学生跟着我们，到会上望望，有何不可？自古去：教子之法，莫教离父；教女之法，莫叫离母。若一定把学生圈在屋里，每日讲正心诚意的话头，那资性鲁钝的，将来弄成个泥塑木雕；那资性聪明些的，将来出了书屋，丢了书本，把平日所学丢在东洋大海。我想，这教幼学之法，慢不得、急不得、松不得、紧不得，一言以蔽之曰难而已。”孝移道：“兄有所不知，我眼见的、耳听的、亲阅历的，有许多火焰生光的富贵人家，霎时便弄的灯消火灭，所以我心里只是一个‘怕’字。”潜斋道：“人为子孙远虑，怕的不错。但这兴败之故，上关祖宗之培植，下关子孙之福泽，实有非人力所能为者，不过只尽当下所当为者而已。”孝移道：“达观！达观！”又说些闲话，孝移回去。到了家中，王氏道：“来日的话，与先生商量不曾？”孝移笑道：“先生说去哩。”王氏道：“如何？你再休要把一个孩子，只想锁在箱子里，有一点缝丝儿，还要用纸条糊一糊。”

到了次日，王氏早把端福儿换了新衣，又把小娄相公请到家中，将端福儿的新衣替他换上一件。宋禄小厮们，早把车赶到胡同口等候。娄潜斋、谭孝移引着两个小学生一同上车，出

南门往东，向繁塔来。早望见黑鸦鸦的，周围有七八里大一片人，好不热闹。但见：

演戏的，彩台高筑，锣鼓响动处，文官秉笏、武将舞剑。扮故事的，仙女挥尘，恶鬼荷戈。酒帘儿飞去半天，药幌儿插在平地。饭铺前山珍海错，茶馆内瑶草琪花。走软索的、卖马解的、弄百戏的、说评书的，各显身手。绫罗绸缎、骡马牛驴、饴糖软饼、铜簪锡钮，各色珍奇异物，样样尽有。浮华浪子、靓妆佳人、白发老者、稚嫩童子，老的、少的、村的、俏的，挨挨挤挤，积气成雾，哈声如雷，真可称气象万千。

宋禄将车赶在会边，孝移、潜斋一同下得车来，四外略看一看。只见一个人从北边来到跟前，作揖道：“姐夫今日高兴。”孝移一看，却是内弟王春字。孝移道：“老弟今日来赶会哩？”春字道：“那有功夫赶会。只因有一宗生意，约定在会上见话。”孝移道：“老弟一定发财。”春字道：“托天的福。”又问：“此位是谁？”孝移道：“这位是端福儿先生，北门上娄兄。”春字道：“失认，少敬！”潜斋道：“不敢。”春字道：“外甥来了不曾？”孝移道：“适才上台去了。”春字道：“人多，怕挤着。”孝移道：“有人引着。”说罢，王春字别去。少顷，手提一篮子东西走来，无非是饴糖、粽子、油果之类。笑嘻嘻道：“外甥回来了？”端福儿向前作揖。王春字即邀姐夫与先生到家里作客，吃午饭。孝移道：“人多不便取扰。”春字道：“外甥打舅门前过，不吃一顿饭去，越显的是舅穷。他姪子知道我今日请不上客，叫我也难见贱荆。”孝移笑道：“只得奉扰。”便叫宋禄套车，一同往春字家来。

不多一时，车儿进宋门，坐到曲米巷中王家，叙礼坐下，整上席来，器皿精洁，珍错俱备。只听得后边女人声音道：“你也到前边，与父谭姑夫作个揖儿。”只见一个学生，到客厅前来。

春字道：“先向娄师爷为礼，再向你姑夫作揖。”娄潜斋看那学生时，面如傅粉，唇若抹朱，眉目间一派聪明之气。因夸道：“好个聪明学生哩。”孝移因向潜斋道：“内侄名叫王隆吉，自幼儿就好，先岳常抱着说是将来接手。”潜斋与孝移见这样好子弟，都有成人之美的意思。王春字是个做买卖的精细人，看见二位光景，便叹道：“可惜姐夫太远，若住得近时，隆吉儿倒可以跟着读书。”孝移道：“再商量罢。”

客人走后，春字的女人曹氏一再嘀咕说：“他姑夫家是大财主，咱孩子跟着上学，白吃他一年饭，他也没啥说。”春字笑道：“谭姐夫不是我，单听你的调遣。”曹氏道：“你肯听我的话些，管情早已好了。明儿我去跟姑娘商量，他姑是最明白的人。他姑依了，内轴转了，不怕外轮儿不动。”次日，曹氏备上一份水礼，坐了二人轿，让隆吉跟着，径上谭宅来。见了姑娘，果然一说即妥。这样，娄朴、谭绍闻、王隆吉，三个学生，天天在一起读书。

第二回 保举贤良

却说碧草轩中，一个严正的先生，三个聪明的学生，每是咿唔之读书声不绝。

一日，潜斋说道：“几个月不见孔耘轩，心中有些渴慕。”孝移道：“近日也甚想他，我们同去望他一望。不必坐车，只从僻巷闲步，何如？”潜斋道：“极好。”二人一同起身，也不跟随小厮，曲曲弯弯，走向文昌巷孔宅来。

只见大门半掩，走进去，推开二门时，只见三个女眷，守着

一张织布机子，卷轴过杼，接线头儿。那一个丫头、一个妇女，见有客来，嘻嘻哈哈的跑了。那一个十来岁的姑娘，丢下线头，从容款步而去。这谭娄二人退身不迭。高声道：“耘老在家不曾？”屏后走出一人，是耘轩之弟孔纘经，见了二人忙道：“失迎！失迎！”为了礼，让坐，坐下道：“家兄今日不在家，张类村那边相请，说是刷印《文昌阴骘文注释》已成，今日算帐，开发刻字并装订工价。”潜斋道：“久违令兄，偏偏不遇。”孝移道：“明日闲了，叫令兄回看俺罢。”潜斋指院里机子道：“府上颇富饶，还要自己织布么？”孔纘经道：“舍侄女十一岁了，这里家兄叫她学织布哩。不料叫客看见了，怨笑。”

吃完了茶，二人辞归。一路上这谭孝移夸道：“一个好姑娘，安祥从容。”潜斋道：“与绍闻提了这宗亲罢。”孝移道：“没这一段福，孔兄未必俯就。”孝移回到家，与王氏商量，请潜斋作伐。

次日，吩咐厨子邓祥，在厢房备席待客。不一时，只见程嵩淑、孔耘轩齐到，谭娄起身相迎，让在厢房坐下。少顷，摆上饭来，饭后，洗盏小酌，说些闲话。孝移离席，潜斋即问耘轩道：“耘老几位姑娘、相公？”耘轩道：“你岂不知，一个小儿四岁，一个小女今年十一岁了。”潜斋道：“令爱曾否许字？”耘轩道：“尚未。”潜斋道：“我斗胆与令爱说宗媒罢？”耘轩道：“潜老作伐，定然不错。”问是谁家，潜斋道：“耘老与孝移相与，你二人结个朱陈如何？”耘轩道：“孝老乃丹徒名族，即在祥符也是有声望的门弟，我何敢仰攀？”话犹未完，孝移已进门来。程嵩淑望孝移笑道：“二公联姻的事，潜老已是两边说透，我一发说在当面。要吃谭兄启媒酒哩。”孔谭二人同声说道：“不敢仰攀！”潜斋哈哈大笑道：“二公各俯就些罢。”耘轩道：“到明日我的妆奁

寒薄，亲家母抑怨，嵩老不可躲去，叫娄兄一人吃亏。”潜斋道：“他手中有酒盅时，也就听不见骂了。”四人鼓掌大笑，日色向晚，俱各别去。

谭孝移如何叫王中买办表里首饰，择定吉日送到孔宅，两家筵客订亲不提。

却说不日朝廷颁下喜诏，保举天下贤良。喜诏颁在祥符学署，由学官周东宿与陈乔龄盥沐捧读。读到“府、州、县贤良方正之士，查实奏闻，送部以凭擢用”时，东宿便问乔龄道：“这是学里一宗大事，将来要慎重办理。”乔龄道：“这事又是难办哩。那年学台保举优生，咱学里报了三个，惟有谭忠弼没人说什么，别外两个人，有人说他出入衙门，包揽官司的闲话哩。”东宿道：“谭忠弼服众，将来保举，只怕还是此公。”为了不负皇上求贤圣恩，将喜诏贴于各署照壁，广求推举。二位学师回到学官大堂，众生员望上行礼。周东宿道：“今日年兄们俱在，保举贤良一条，是关系重大最要紧事，延迟不得。今日群贤毕集，正当从公言之。”只见众生员个个笑容可掬，即无一人答言。东宿又道：“开封是中州首府，祥符又是开封首县，是断缺不得的。况且关系全县体面，年兄们不妨各举所知。”只见众秀才们唧唧啾啾，推推诿诿，口中吞吐无语。东宿立起身道：“我到任之后，这谭年兄忠弼的善行，竟是有口皆碑，这一个可保举得么？还有孔年兄述经，素行端方，也可保举得么？”只见众生员齐声都道：“老师所见极确，就请一言而决。”东宿因吩咐书办，点了程嵩淑等六名秀才，将保举贤良事，托这六位办理，六位中由程嵩淑与张类村起草了“四、六”文呈子，保举谭孝移和孔耘轩。学中接了呈子，批了准申，连夜走文到县。因孔耘轩突遭母丧，递了丁内艰呈子，只得放下一个，单申谭忠弼一角文书

到府。果然“舟子不费丝毫力，顺风过了竹节滩”。这些到府、到司、到院、到学院，全是家人王中用银两打点钱书办料理，内中过节，自不细说。早有走报的，写了一张大官红纸，贴在谭宅大门。只见上面写着：“捷报。为奉旨事，贵府谭老爷讳忠弼，保举贤良方正，送部引见，府道兼掣擢用。”王中连忙到帐房封了银子，赏了那送喜报的人。一日，王中正在大门看乡里佃户送新麦，只见钱书办满身亮纱，足穿皂靴，摇摇摆摆到了。向王中一拱道：“恭喜！恭喜！烦请谭老爷出来，我好叩喜。”王中道：“老爷出门拜客去了，回来说罢。”钱书办取出咨文，恭恭敬敬放在桌上，说道：“咨文是昨日晚发出的，我怕他们送来胡乱讨索喜钱，我亲自来送哩。”王中道：“自然有一杯茶仪，改日送上。”钱书办道：“不消，不消。今是晌午，一个小会负了三千钱，还没交纳，我要别处筹划去。”王中是办过事体的人，便说道：“不用别处筹划。”向帐房阎相公道：“房中有钱没有？”阎相公道：“有”，王中便叫取出三千钱，交与钱书办。钱书办一边把钱收了，一边道：“必还，必还。”一拱而别，依旧摇摇摆摆往东走了。

王中看完了麦，叫佃户一一到帐房上帐，打发吃饭去。于是拿着咨文，走到后边来。孝移看了封皮，朱印压着年月，写着咨呈礼部。又有一小红签儿，一行小字：“祥符县保举贤良方正拨贡生谭忠弼咨文。”孝移吩咐：“送去帐房，交与阎相公，锁在箱里。”随即与潜斋等商订上京之期，打算新年一过即便启程。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转瞬旧年已除，新年伊始。元宵刚过，十九日即打点行李，装裹车辆。带了三百两盘缠，跟的是厨子邓祥并家人德喜儿，留下王中料理家务。这谭孝多渡过黄河，晓行夜宿，一主二仆，一齐往大路赶赴京城。马走如飞，一